

# 史記

一百七十七

列傳

衛將軍驃騎

平津侯主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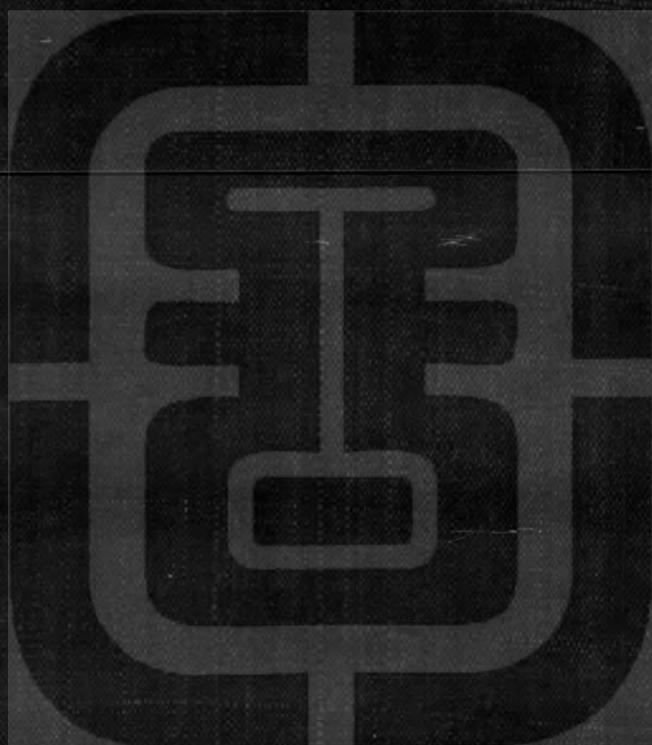
南越尉佗

東越

朝鮮

西南夷

司馬相如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一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 正義曰漢書云其父鄭季

平陽侯之家也 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

衛媼通 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與主家

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

少亦稱媼也而小顏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

衛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足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

衛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為父與母皆未明也 生

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

家得幸天子 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時尚武帝姊

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曰案如淳云本 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

同書

衛媼媼長女衛孺索隱曰漢書云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

夫後子夫男弟步廣徐廣曰步一作如皆冒衛氏青為

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服

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曰漢書作民母顧氏云鄭季本妻編於民戶之間故曰民母今本亦或作民母也皆

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索隱曰音去聲青嘗從入至甘

泉居室正義曰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曰保宮灌夫擊泉居室是也有一鉗徒張晏曰甘泉中

徒所居也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

生得母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

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

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

帝妹長公主子季須元鼎年季須坐奸自殺○正義曰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妬大長

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

給事建章未知名索隱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也大長公主執

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

以故得不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

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

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會孫名掌也上

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

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

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

衛青傳

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曰即衛太子據也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二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索隱曰高闕山名小顏云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也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

齊詩傳

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正義曰今夏州也以

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

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正義

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據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番語也青校尉張次公

有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也○正義曰服虔云鄉名也天

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

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抄邊

也故興師遣將以征歆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

至于太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彭城

彼朔方索隱曰小雅出車之詩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曰即

雲中郡之西何至高關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

玄墨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

榆谿舊塞如淳曰案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

正為東經榆林塞為榆隱曰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

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為

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

驅馬軍虛執訊獲醜正義曰訊問也醜眾言執其生

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

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入略

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

衛主月傳

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

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關衛尉蘇建為游擊將

軍左內史李沮文穎曰音組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

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

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

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

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

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

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

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曰賈逵云裨益也小

顏云裨王小王也若裨將

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曰案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正義曰浪反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千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強保中正義曰襁長尺二寸闊八寸未有勳

士儻青侍

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索隱曰顧祕監云傳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傳音附言敖摠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為號謂軍也合騎騎故云合騎若冠軍從驃然也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曰窳渾在朔方音庚○索隱曰服虔云窳渾塞名漢書作寘渾寘音田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索隱曰搏音搏搏擊也小顏同今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也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頡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

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窳侯

徐廣曰窳宜作窳音

匹孝反○索隱曰韋昭云縣名或作窳輕車將軍李蔡

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

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

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

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

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丘如意有功

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

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

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

備青

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李廣為後將

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

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

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二千餘騎獨

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

人降為翁侯見擊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

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

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

張晏曰正軍正也閔

也長史安

正義曰律都軍官史一人也

議郎周霸等

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

郊祀志議封禪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

周霸故知儒生也

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唯

稿青

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

少兒也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

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索隱曰：服虔音飄，搃大

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

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案小顏云：計其所

於是天子曰：剽姚校

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

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侯。索隱曰：行音胡，浪反。謂籍若侯是匈奴

生捕季父羅姑比。

再冠車，以千六百戶封去病

再無容更言頻也。

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西從大將軍捕斬首  
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衆利侯是歲  
失兩將軍軍二翁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  
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  
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竇苻乘  
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  
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  
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  
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  
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竇乘為東海都尉張騫

結南上自傳

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

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

留匈奴中

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

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

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

徐廣曰驃亦作剽○正

義曰漢書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品秩同大將軍說文云驃騎黃馬鬣白毛一曰鬣尾

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

踰烏盩

漢書音義曰音矣山名也

討遼濮

救獲王則

涉狐奴

晉灼曰水名也

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

懾者弗取

文穎曰懾懼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懾懼是國名也懾失氣也劉氏云懾式涉反懾之涉反

單于子

徐廣曰一作與

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

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

獲其首。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即其種 誅全甲徐廣曰全

正義曰全甲謂具是不失落也 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

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為主。索隱曰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

也署音諸 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

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

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

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

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

衛青傳

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

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

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

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

張晏曰遂過小月氏索隱曰韋昭氏音支西域傳大月氏水名也 遂過小月氏索隱曰小月氏音支西域傳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山間餘衆保南山遂號

小月氏 攻祁連山索隱曰小月氏音支西域傳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山間餘衆保南山遂號

恐非 得酋涂王張晏曰胡王也。索隱曰音才由反涂音徒漢書云揚武平餘得單于單桓

酋涂王比文省也 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二萬二

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

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正義曰音律也 減什三索隱曰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二云漢兵亡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為

是也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

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王

正義曰速捕稽且王索隱曰且音子余反千騎將得王王母各

一人索隱曰僕書作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

王號也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二百三十

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

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

匈奴以為為號○索隱曰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索

案二人並匈奴人也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

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

衛將軍驃騎傳

戰故宜冠從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索隱曰案

驃之類者也合騎侯教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

明疑多是誤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

騎所將常選索隱曰選音官亦反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然亦敢深入

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

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索隱曰安謂遲留

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

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卒

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

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索

隱

曰案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 今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

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

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

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

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

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

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

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

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索隱曰漯音

理志縣名在平泉 封其裨王呼毒尼文穎曰胡王名 為下摩侯索隱曰下摩音

衛將軍驃騎傳

庇為燿渠侯徐廣曰一云篇些言○索隱曰漢書應為作離

元狩二年以燿渠封僕明至三年又封鷹為其地俱屬曹陽未詳所以○正義曰燿渠表作順梁 禽黎為

河基侯徐廣曰禽一作鳥○索隱曰案表作鳥梨 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

○索隱曰徐注與漢書功臣表同此文云銅漢書云調字又異也 為常樂侯於是天子

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

域王渾邪王及眾眾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

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駘曹灼曰獍音欺誰反○索隱曰說文獍作越行

疾貌悍音胡曰反 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主三十二

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眾咸懷集服仍與之勞

爰及河塞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塞外並河諸郡之民無憂患也 庶幾無患

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  
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頌之  
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

正義曰五郡謂隴西北上郡朔方雲中並是故

塞外又在比海西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

正義曰以

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屬國也

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

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

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

留

索隱曰案幕即少幕古字少耳輕留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留而不去也

今大發士

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

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

補將軍驃騎傳

步兵轉者踵軍

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

數十萬而

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

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

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大僕為左將

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

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

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

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

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

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

孫

兵法曰有中有益謂之武剛車也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

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旦入大風起砂礫擊

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

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

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

已民其漢匈奴相紛拏正義曰三卷解詁云紛拏相牽也殺傷大當

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

奴兵亦散走遲明正義曰上音直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

索隱曰遲音直進老符也符天欲明也漢書作會明諸本多作黎明黎氏云黎速也然黎黑也候天將明而猶黑也

特將軍驃騎傳

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寶真顏山趙信

城徐廣曰其音田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

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

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

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

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

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

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

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索隱曰右音日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

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

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

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

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

曰粥一作允駟案應劭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徐廣

曰所降土有材力者日獲一作護○索隱曰小顏云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廣

之近臣謂涉水而破獲之漢書云涉獲單于章渠也

誅比車者晉均曰王號也○索隱曰漢書作度難侯案漢書

雙斬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漢書作度難侯濟

弓閭晉灼曰水名也○索隱曰漢書音義

也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藉○索隱曰漢書音義

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

曰積土為壇於山上封及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

以祭天也除地曰禪故云翰海廣志在沙漠北

十二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連行殊遠而糧

不絕索隱曰連與卓同卓遠也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

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

音不失期從至檮余山索隱曰檮余音桃徒斬首捕虜二千

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

尉邢山徐廣曰一作衛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

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溥王復陸支樓專王

漢書音義

史記卷五十七

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

索隱曰劉氏復音伏小顏音芳福反漢書專作

刺並音專小顏音之

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

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

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

索隱曰案軍吏卒為

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

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

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

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

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

衛將軍驃騎傳

馬之號也○索隱曰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

謂大尉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衛將軍霍驃騎皆如此

官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

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

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

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謂曾重

不泄其行亦同也有氣敢任索隱曰謂果天子嘗欲教之孫

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

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

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

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

十五

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

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為管域○索

以毛踐蹋為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

材也三蒼云鞠毛可蹋以毛為戲故云鞠戲鞠音巨六反○

正義曰按楚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

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事多此類

大將軍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

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

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國即

者也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索

曰索崖浩云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為冢象之以旌功也

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

冢上有豎石前有石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栢侯蘇

馬相對又有石人也

精將軍驃騎傳

曰景武謚也栢廣地謚也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關土

服遠曰栢○索隱曰案景栢兩謚也布義行剛是武謚也辟

上服遠是廣地之謚也以去病平生有武藝及子嬪代侯

廣邊地之功故云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栢也

索隱曰嬪音市戰反嬪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

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

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

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

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

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謚為烈侯子伉代為

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

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

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

得尚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卬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始淳云本陽信

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云故長平侯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各最索隱曰謂大將

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

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

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二千三百戶并之萬五

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

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索隱曰案漢書

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

衛青傳

也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

公孫賀賀義渠人正義曰今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也其先

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徐廣曰為坐

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

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

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

南甯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

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以

浮沮將軍出五原索隱曰沮音子餘及二千餘里無功後八

歲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

十七

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  
聲與陽石公主姦徐廣曰陽石一云德也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服虔曰郅音室○索隱曰小顏音質案北地縣名也○正義曰之栗反今  
慶州弘化縣是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  
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  
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  
歲為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  
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  
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

尚書傳

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

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

杆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杆音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

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徐案水各在朔方亡士卒多

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擊

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音沮之姐雲中人正義曰今嵐勝州也事景帝武

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

為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

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

衛青傳

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翁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博望侯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被羽人也

索隱曰縣名在馮翊設音都活反又音丁外反羽音詡

正義曰上都誨反雍州同官縣本漢役相縣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為

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

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頤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搖盞太子宮衛太子殺之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

衛將軍驃騎傳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書御求見也侍中

為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

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驃騎將軍

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劉姚校尉

也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眾降數

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云

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西方益少胡寇四益

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凡六

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都今邠州以右北

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  
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  
坐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今勝州嘗亡入匈奴已

而歸漢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

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

至匈奴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蘭王

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年為浚稽將軍

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

騎圍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

衛將軍驃騎傳

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涉

四年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

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

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索隱曰謂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

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

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

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

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索隱曰與音預驃騎亦放此意其為

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

君子豹變 貴賤何常 青本奴虜

勿揔戎行 姊配皇極 身尚平陽

寵營斯僭 取亂彝章 剽姚繼踵

再靜邊方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一十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百一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索隱曰案薛縣本屬魯漢

置菑川國後割人齊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二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太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魯縣西二十里也字

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

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

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

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

為不能弘廼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

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

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  
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  
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  
拜為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  
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  
聽弘為人恢竒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  
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  
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  
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  
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索隱曰謂以儒術飾

公孫弘傳

文法如衣服之有領緣以為飾也

二歲中

徐廣曰云一歲

一至左內史弘

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  
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  
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  
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  
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  
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  
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  
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  
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敞

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  
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昭  
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為不可不取逆上  
耳。正義曰顏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弘廼謝  
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  
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  
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  
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  
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  
臣聞管仲相齊有二歸後擬於君桓公以霸亦  
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

平津侯王父傳

國亦治此下比於民索隱曰比音鼻比者近也小顏音比方之比今臣弘  
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  
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  
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  
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  
弘為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  
平津侯駟案漢書高成之平津鄉也○索隱曰案漢書曰漢  
興皆以列侯為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  
百五十戶為平津侯  
丞相封侯自弘始也  
寬內深意多  
有忌害也  
諸嘗與弘有卻者雖詳與善陰報其  
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  
一肉脫粟之飯索隱曰案一肉言不兼味也脫  
粟纒脫穀而已言不精穀也故人

史列五十一

所善賞受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  
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王填  
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  
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案隱曰委質於君死生由君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  
五所以行之者三索隱曰案此語出子思子今見禮記中庸篇曰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  
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  
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

公孫弘傳

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  
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  
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  
兼文武厲賢予祿徐廣曰厲一作厲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  
驚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  
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  
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  
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  
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索隱曰小顏云古亦上也  
言遭遇亂時則上武也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

言遭遇亂時則上武也

未有易此者也

朕宿昔庶幾獲承尊

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僕書音義曰何恙喻小恙憂也以言罹霜露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禮曰疾止復初也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漢書曰年八十六歲年八十終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為閑內侯也

公孫弘傳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廼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友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

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  
 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  
 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  
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上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且  
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  
 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  
 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  
 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  
 之威替蝨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  
 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

公孫弘傳

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烏舉難得而制也輕  
 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  
 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  
 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  
索隱曰靡音糜弊猶凋弊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  
 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徐廣曰鹹鹵地多水  
澤又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  
 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  
 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  
 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睡徐廣曰睡

在東萊音維。○索隱曰：腫音逐瑞反。注音維其音同也。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

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饑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

公孫弘傳

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

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已若章邯之比。

故尉佗章邯得

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曰：樂音岳，嚴本姓莊者，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安及徐樂並拜郎中，樂後為中大夫。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

公孫弘傳

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

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

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惟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袞。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

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夫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蠶，蠹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十

公孫弘傳

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索隱曰：虡音巨，鄒氏本作鑿音同。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

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

索隱曰：上猶尚也，貴也。下謂以智巧為下也。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

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索隱曰：尉官也，他趙他也音。徒何反，屠睢人姓名，睢音雖。將

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韋昭曰監御鑿渠運史各祿也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索隱曰謂勝廣舉兵據陳舉音如字或音據恐疎也下同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騎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

公孫弘傳

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益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棘略滅州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曰建城邑深入匈奴燔棘音白北反又皮逼反滅州地名即古滅陌國也音紆發反其龍城索隱曰匈奴城各音龍燔音煩燔燒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

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以束制其民也。索隱曰：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

平津王父列傳

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徐廣曰：作史記

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為史記相承闕脫也。索隱曰：纂音撰。於是

上乃拜主父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

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

平津王公列傳

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索隱曰：按偃言吾日暮途遠，恐赴前途不跌，故須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已困久，得申當須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者卒也，急也。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

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殺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

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母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妹姁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偃信中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

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汶孔車徐廣曰孔車汶人也沛有汶縣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也上方鄉文學招俊又

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為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索隱曰案廣

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相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殷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表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

公孫弘傳

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索隱曰較音角較明也未有若效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沒黷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羅帛

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至相  
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  
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  
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  
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  
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

於燕雀

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謂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鶴之

志也○索隱曰案謂公孫等未遇為時所輕若飛鶴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

遠迹羊豕之間

韋昭曰遠迹謂耕牧在於遠方○非遇其時焉能致此

公孫弘傳

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索隱曰人理也府

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

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

索隱曰案謂枚乘也漢始詔申公亦以蒲

輪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美者故禮有蒲璧蓋或畫績以為榮飾也

見主父而歎

息索隱曰案上文嚴安等上書上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者是也

羣臣慕嚮異人

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

奴僕日蹙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

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

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  
買呂歷數則唐都落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  
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  
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  
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  
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  
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  
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  
信巨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

公孫弘傳

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

平津巨儒

晚年始遇

外示寬儉

內懷嫉妬

寵備榮爵

身受肺腑

主父推恩

觀時設度

生食五鼎

死非時蠹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百一十二

十車列主父... 史記一百一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三

南越王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尉佗者真定人也索隱曰尉官也佗名也姓

趙佗音徒河反又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韋昭云真定故郡名後更為縣在常山也

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索隱曰秦

收揚越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索隱曰地

更各桂林曰鬱林秦本紀始皇二十三年略陸梁郡索隱曰地

地以為南海鬱林象郡地理志云武帝更名曰南以謫徙

民索隱曰謫音陟華反與越雜處十三歲徐廣曰秦并天下

年并天下八歲乃平越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索隱

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正義曰龍川屬南海也龍川南海正義曰龍川南海

縣也即今之循州也裴氏廣州記云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東泉因以為號也

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索隱曰囂音五乃反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

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

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中國擾

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

兵侵地至此吾欲與兵絕新道○索隱曰案蘇林云秦所通越道自

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

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

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

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行南海尉事

○索隱曰服虔云囂詐詔書使為南海尉囂盡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

南越尉定傳

湟谿關曰○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索隱曰案南康記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閭其下

謂為塞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閭鄒氏劉氏本湟並作湟音年結

反漢書作湟谿音皇又衛青傳云出桂陽下湟水是而姚察云史記作雁今本有湟湟及雁不同蓋由隨見輒改故也水

經云含雁縣南有雁浦閼未知孰是然鄰誕作湟漢書作湟蓋近於古盜兵且至急絕道

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

假守○索隱曰案謂佗立其所黨為郡縣之職或假守也秦已破滅佗即擊

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於古也

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

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

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竈隱曰：韋昭云：竈姓周隆。慮縣名，屬何內立音林問。會暑者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索隱曰：案即陽山嶺也。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

漢書音義曰：駱越也。○索隱曰：姚氏案：廣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朝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侯諸縣，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即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

郡即甌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

佗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家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廼召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家，以故自棄犯長

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  
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索隱曰裸音和  
寡反裸露形也  
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  
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  
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  
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  
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  
居國竊如故號各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  
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徐廣曰皇甫謐  
曰越王趙佗以  
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  
七十年化蓋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與兵擊南越

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  
兵相攻擊今閩越與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  
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興師遣  
兩將軍往討閩越索隱曰王  
核韓安國兵未踰嶺閩越王弟  
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  
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  
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  
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  
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  
先生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

語入見

索隱曰漢書悅作休  
韋昭云誘休好語

入見則不得復歸云

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

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為文王。嬰齊代

立即藏其先武帝璽。

索隱曰李邵云藏其借號之璽也

嬰齊其入

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興。

徐廣曰一作典。索

隱曰穆音紀虬反穆姓出邯鄲

及即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為后。興

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

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

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

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妃時嘗

南越尉佗傳

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

索隱曰安國姓也少季名也

及嬰齊薨

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

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

勇士魏臣等輔其缺。

徐廣曰一作決

衛尉路博德將兵屯

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

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

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

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

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

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

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  
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  
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  
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  
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索隱曰案蒼梧秦王即下趙光是有連者連姻也趙與秦同姓故稱秦王其居  
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  
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  
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  
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章昭曰持  
胃也○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章昭以介為持介者問也以言問持漢使之權意即得矣然云

南越尉佗傳

持為介胃則非也虞喜以介為因亦有所由案介者賓主所由也謀誅嘉等使者皆東

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

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

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使者何也以激怒

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

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示章昭曰縱也○索隱曰案字林縱音七

凶反又吳王濞傳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

舍索隱曰案謂分取其兵也漢書作介介被也持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

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

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

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徐廣曰縣屬汝州郟城縣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徐廣曰為校尉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逐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

南越尉佗傳

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索隱曰案功臣表術陽屬下邳。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索隱曰案南康記以好為大庾嶺冬塞上也。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

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

索隱曰案功臣表成安屬越 繆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

其子廣德為龍元侯索隱曰案龍元屬越國漢書作龍侯服虔作功晉灼云龍亦古龍字

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

嘉建德等反自立晉安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徐廣

曰淮一作樓船十萬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 往

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

桂陽下匯水徐廣曰一作洄駟案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索隱曰劉氏云匯當作

湟漢書云下洄水也 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

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張晏曰故越人為降為侯 為弋船下厲

南越尉使傳

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瀨駟案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應劭曰

賴水流沙上也璜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 出零陵或下離水徐廣

曰在零陵通廣信○正義曰地理志云零陵縣有離水東至廣信入鬱鬱林九百八十里 或抵蒼梧

使馳義侯徐廣曰越人也名遺 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正義

曰曲州協州以南是夜郎國 下牂牁江正義曰江出南徼外東南通四會至番禺入海也 咸會

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

破石門索隱曰姚氏云尋陝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嘉拒漢積

石於江名曰石門又俗云石門水名貪泉飲之則令人變故吳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為歌也 得越船粟

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

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

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  
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  
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  
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  
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犁  
且城中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曰犁結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犁且為遲且謂待明也○索隱曰鄒氏云犁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犁即比義我不煩更釋又解犁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漢書史記亦作遲明遲音推遲待也亦犁之義也 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  
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  
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

南越尉佗傳

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徐廣曰在東萊越郎徐廣曰南都

稽徐廣曰表曰孫都得嘉封為臨蔡侯索隱曰案表屬河內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

令定韋昭曰揭音其逝反○索隱曰地理志揭陽屬南表云定揭陽海指音梁劉氏音求例反定者令之名也案漢功臣表云定揭陽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漢書音義曰桂林郡中監皆得為侯

諭甌駱屬漢索隱曰案漢書甌駱三十餘萬口降漢皆得為侯

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徐廣曰

伏波將軍益封

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合浦

交趾○索隱曰徐廣皆據漢書為說

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合浦

交趾○索隱曰徐廣皆據漢書為說

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  
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  
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國駱相攻南越  
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嫪女  
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  
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贊曰

中原鹿走 羣雄莫制 漢事西馳  
越推南裔 陸賈騁說 尉佗去帝

南越尉佗傳

穆后內朝 呂嘉狼戾 君臣不協  
卒從剿絕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四

閩越王無諸

章昭曰閩音武中反東越之別各○索隱曰按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聞聲音

旻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

姓騶氏

徐廣曰騶一作駱○索隱曰徐廣說是上云駱駱此別云閩不姓騶也

秦已并天

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索隱

曰小顏以為即今之泉州建安也○正義曰今閩州又改為福也

及諸侯畔秦無諸搖

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

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

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

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

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

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應劭曰在吳郡東南濱海云都東甌徐廣之求寧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寧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為道今猶在也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

東越傳

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申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徐廣曰年表曰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眾四萬餘人來降家盧江郡○索隱曰徐廣據年表而為說至

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眾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索隱曰劉氏縱音窻縱撞也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運耘義當取耘除或言耘音于粉反此楚人聲重耳預耘

米越傳

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

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

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

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

索隱曰繇音搖繇者邑號

也丑各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

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

王繇王不能矯其眾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

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

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

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

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揚以海風波

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  
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  
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  
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  
嶺在供桂山當古驛道此文又豫章  
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梅嶺在虔化  
縣東北百二十八里虔州漢亦屬豫章郡二所未詳元鼎  
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  
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驕力等為吞漢將軍  
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  
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  
白沙沙東南八十里武陽亭東南三十  
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閩越之京道梅嶺殺漢  
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徐廣  
曰成

東越傳

陽共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

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

軍韓說出句章索隱曰鄭氏句音鉤會稽縣也○正義  
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鄞縣西一百里漢

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

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

白沙索隱曰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闕○正義我曰越州有  
若耶山若耶溪若如一預州有白沙山蓋從如此耶

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

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

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絡古正義曰錢唐杭州  
縣轅姓絡古名斬徇

北將軍為禦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正義  
曰禦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

縣南七十里  
臨官道也

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

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

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

成侯敖徐廣曰亦東越臣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

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眾彊計殺餘善自歸

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

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索隱曰韋昭云在九江萬

戶封建成侯敖為開陵侯索隱曰徐廣云敖東越臣韋昭云開陵屬臨淮封

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

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繚婁侯漢書音義曰音遼縈○索隱曰繚婁縣名

東越傳

服虔曰音瑩劉伯莊音紆營反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

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

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書立日義曰多軍名也索隱曰韋昭云多姓軍名也漢兵

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

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

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

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

餘善至大逆滅國遷眾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

猶尚封為萬戶封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

禹之餘烈也

索隱述贊曰

句踐之裔

是曰無諸

既席漢寵

寔因秦餘

騶駟為姓

閩中是居

王搖之立

爰處東隅

後嗣不道

自相誅鋤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四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  
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曰案朝音朝  
直驕反鮮音仙以有汕  
水故名也汕一音訕

朝鮮

正義曰潮仙二音括地志云高驪都平襄  
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地也

王滿者

故燕人也

索隱曰案漢書滿燕人姓  
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

自始全燕時嘗

略屬真番

徐廣曰一作莫遠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  
索隱曰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常略

二國以屬已也應劭云玄菟本真番國徐  
氏云遠東有番汗縣者據地理志而知也

朝鮮為置吏

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

復修遼東故塞至泚水為界

漢書音義曰泚音傍沛  
反○正義曰地理志云

泚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  
樂浪縣西入海俱音大反

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

滿亡命。正義曰命謂教令。聚黨千餘人，魑結蠻夷服而

東走出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韜。索隱曰案地理志樂

浪有雲乾。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

王之都王險。徐廣曰曰曰和泰有險瀆縣也。○索隱曰韋昭云古邑各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瀆

縣朝鮮王舊都。曰瓚云險城在樂浪郡沮水之東也。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

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

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

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

臨屯皆來服屬。索隱曰東夷小國後以為郡。方數千里。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鮮高驪、貊、東沃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千里，在京師東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

朝鮮傳

新羅國六百里，北至韃靼國千四百里。傳子至孫右渠。正義曰其孫名也。所誘

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眾國欲上書

見天子，又擁闕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

右渠。索隱曰誘一作譙，說文云譙讓也。諭曉也。譙音才笑反。終不肯奉詔，何去

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索隱曰即送何之御也。朝

鮮裨王長。正義曰顏師古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也。按裨王及將士長恐顏非也。即

渡馳入塞。正義曰入乎州榆林關也。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

上為其名美，即不詰。索隱曰有殺將之美名。拜何為遼東東

部都尉。正義曰地理志云遼東郡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也。朝鮮怨何，發兵襲

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

揚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

朝鮮傳

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

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割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

朝鮮傳

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啖。音類。○索隱曰。路人。熊陽縣人。如淳云。相。其國相。路人名也。啖。一音協。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

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表云長路音各降

相路人之子最志索隱曰最名路人之子也告諭其民誅成已以

故遂定朝鮮為四郡浪玄菟也封參為瀋清侯

韋昭曰屬齊○索隱曰顧氏畫音獲陰為菽苴侯韋昭曰屬勃海○索隱曰菽音秋首音子餘反

啖為平州侯韋昭曰屬梁父長為幾侯韋昭曰屬河東○索隱曰幾縣名

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温陽侯韋昭曰屬齊左將軍徵至

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

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索隱曰蘇林云列口縣名度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

朝鮮傳

發首樓船將狹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

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

莫侯矣

索隱述贊曰

衛滿燕人 朝鮮是王 王險置都

路人作相 右渠首羌 涉何調上

北禍自斯 狐疑二將 山遂伏法

紛紜無狀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五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君長

正義曰在蜀之南

以什數夜郎最大

索隱曰劉氏數音所

具反鄒氏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據為屬國也韋昭云漢為縣屬犍牁案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出於竹以竹而為姓也○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其西靡莫之屬

正義曰在蜀南以下及西也靡非在姚州北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即靡莫之夷以什數滇最

大

如淳曰滇音顛顛馬出其國也○索隱曰靡莫夷邑名滇與同姓也崔浩云滇後為縣屬越雋太守所理也○

正義曰昆州郎州等本滇國去京西五千三百七十里也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

邛都最大此皆魑結耕田有邑聚

索隱曰魑漢書作椎音直追反

結音計

其外西自同師以東

韋昭曰邑名也○索隱曰漢書作桐鄉

北至

牂榆

韋昭曰在益州牂音葉○正義曰上音牂牂澤在靡非北百餘里漢牂牁縣在澤其益都靡非本桑榆生屬

國名為嵩昆明

徐廣曰永昌有嵩唐縣○索隱曰崔浩云嵩昆明二國名韋昭云益州縣○正義曰嵩音隨今體州也昆明嵩比日編髮隨畜遷徙

州縣蓋南接昆明之地因名也

曰編步典反畜許又反皆嵩昆明之俗也

里自嵩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

徐廣曰徙在漢嘉笮音昨在越嵩○索隱曰服虔云徙笮二國名韋昭云徙縣在蜀笮縣在越嵩○正義曰徙音斯括地志云笮州

本西蜀微外曰猶羌嵩地理志云徙縣也華陽國志雅州邛邛山本名邛笮山故邛人夜人界

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

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郡本冉駹音二江反○正義曰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國地也

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

以什數白馬最大

索隱曰案夷邑名即白馬氏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隴右成州武州皆白

西南夷傳

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

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

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躋

正義曰其略反即州昆州即莊躋所

王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躋者故楚

莊王苗裔也

索隱曰躋音矩灼反楚莊王弟為盜者

躋至滇池地方

三百里

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後漢書云其池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到流故謂滇池也

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

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

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頰

略通五尺道

索隱曰謂棧道廣五尺○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顯師古云其處險阨故道繞廣五尺如淳云道廣五尺

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

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符馬棘

僮正義曰今益州南戎州比臨大江古棘國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索隱曰章昭云棘屬

捷為音蒲北反服虔云舊京師有棘婢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

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正義曰番音婆唐

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

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索隱曰秦晉灼枸音矩劉德云枸樹如桑其椹

長二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小顏云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士家出枸實不長二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梓犸

下氣消穀音未羽反梓犸楚頃襄王時遣莊躡伐夜郎軍至且蘭採船於岸

梓犸江正義曰崔浩云梓犸繫船棧也常氏華陽國志云

西南夷傳

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梓犸柯處仍改其名為梓犸廣數里出番禹城下蒙

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

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梓犸江江廣百餘步足

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

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

壽綵地東西萬餘里各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

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

兵可得十餘萬浮船梓犸江出其不意此制越

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

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

萬餘人

索隱曰素食糧及輜重車也音持用反

從巴蜀筰關入遂見

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

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

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

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

索隱曰崔浩云牂牁縣船筏以

為地名道猶從也地理志夜郎又有牂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牂牁江也

蜀人司馬相如

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

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

蜀四郡

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

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饗數

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

西南夷傳

反發兵與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

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

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

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

一都尉

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

稍令犍為自葆就

自葆守而漸修成其郡縣也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

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

韋昭曰邛縣之竹屬蜀

節高實中可作杖

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

徐廣曰字

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朝案漢書曰身毒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索隱曰身音捐毒音篤小類亦曰捐篤也

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

身毒國塞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  
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  
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  
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徐廣曰嘗一作賞乃  
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為昆  
正義曰昆明在今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  
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  
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  
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  
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

西南夷傳

國虜其老弱

索隱曰且音子餘反小國名也後為縣屬犍何

乃與其眾反

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

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

即引兵還行誅頭蘭

索隱曰即且蘭也

頭蘭常隔滇道者

也巴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

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

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具闌邛君并殺笮

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雋郡

笮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

應邵曰今蜀郡岷江

廣漢西

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

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  
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  
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  
擊滅勞漫靡莫索隱曰二國與滇王同姓以兵臨滇滇王始首  
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  
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  
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  
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  
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

西南夷傳

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  
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叩竹西  
夷後掬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音前○索隱曰掬謂被  
割遂剽居西南二方卒為七郡徐廣曰捷為梓犸越犍  
各屬郡縣剽亦分義也

索隱述贊曰

西南外徼 莊躋首通 漢因大夏

乃命唐蒙 勞漫靡莫 異俗殊風

夜郎最大 叩筵稱雄 及置郡縣

萬代推功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六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一十七

索隱曰古不宜在西夷之下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

書學擊劍索隱曰呂氏春秋劍伎云持短入長條忽縱橫之術也魏文典論云餘好擊劍以短乘長

是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索隱曰孟康云愛而字之也相如既學

以此員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索隱曰張揖曰秩六百石

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

夫子之徒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索隱曰案鄒陽傳云枚

夫子之徒先生嚴夫子則此夫子是美稱時人以為號爾

六十五

而徐廣云字為非漢書作嚴忌者案忌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也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官遊不遂而來過我於相如往舍都亭索隱曰案臨邛郭下之亭也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

司馬相如

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臣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索隱曰案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曲引也此言鼓一再行謂一兩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索隱曰張揖云挑燒也以琴

中燒之挑音徒了反燒音如了反其詩曰鳳子鳳子歸故鄉游遨四海求其皇有一豔女在此堂室邇人還毒我腸何由交接為鴛鴦也又曰鳳子鳳子從皇栖得托子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間雅甚都韋昭曰間讀曰閑甚得新也詩曰恂美且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

美且都

六十六

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索隱曰：郭璞云：婚不以禮也。

為節也。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言貧窮也。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徒空也。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言就此中以安立也。卓王孫大怒曰：女

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

索隱曰：文穎云：第且也。郭璞云：第發語之急耳，如往也。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

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韋昭曰：鑪，酒肆也。以土為墮，邊高似鑪。

相如身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作形，如犢鼻矣。稱此者言其無取也。今銅

司馬相

印言續組此其類矣。與保庸雜作。方言曰：保庸，調之滌器於市。

中。韋昭曰：瓦器也。每食必滌，既者。卓王孫聞而耻之，為杜門不出。

昆弟諸公。郭璞曰：諸公，父行也。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

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

卿故倦游。郭璞曰：厭游，怠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

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

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

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

得意為狗監侍上。郭璞曰：王獵犬也。上讀子虛賦而善之。

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

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  
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  
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  
虛虛言也為楚稱郭璞曰稱說楚之美烏有先生者徐廣曰  
一作惡烏有此事也為齊難郭璞曰詰難楚事也無是公者  
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郭璞曰以為折中之談也故空藉此三  
人為辭索隱曰藉音假借與積同音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  
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  
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  
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

司馬相如

有先生郭璞曰詫誇也音託夏反索隱曰過音戈詫音勅亞反而無是公在焉

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

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

牽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

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

卒滿澤罟罔彌山郭璞曰罟不置也音浮正義曰說文云罟不菟罟也今幡車罟也彌竟也

揜兔麟鹿射麋脚麟徐廣曰麟音吝駟案郭璞曰脚揜足麟車轆索隱曰韋昭云脚謂

持一脚也司馬彪曰脚揜也也說文云揜偏引一脚也鷲於鹽浦割鮮染輪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生肉也染揜也音而公反又音而况反

濡之於輪鹽而食之驚馳也音務索隱曰染或為淬與下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

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

何與寡人郭璞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

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

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

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

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

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索隱曰郭璞曰特獨也名

曰雲夢索隱曰褚詮音云棟反又音莫風反裴駰云孫叔敖敷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

又有巴丘湖俗云即古雲夢澤也則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

湖也今案安陸東見有雲夢城雲夢縣而枝江亦有者蓋縣名遠取此澤故有城也雲夢者方九

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第樹鬱隆崇律萃

岑巖參差日月蔽虧漢書音義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索隱曰案漢書注此

卷多不題注者姓名解齊云是張揖亦兼有餘人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

陂陲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徐廣曰一作取○索隱曰張揖

亞云赭赤土出少室山亞白堊本草云一名白堊也雌黃白垺徐廣曰音符駟案漢書音義曰白符

白右英也○索隱曰白垺出魯陽山蘇林音附○錫碧金

正義曰藥對曰雌黃出武都山谷與雄黃同山

銀正義曰顏云錫青金也衆色炫燿照爛龍鱗郭璞曰如龍其石則赤玉玫瑰郭璞曰赤瑾也見琳璿琨

瑀漢書音義曰琳球也珉石次玉者瑀瑀山名也出善金口瑀子曰昆吾之金者○索隱曰司馬彪曰瑀瑀石之次玉也城功玄厲徐

河圖云流州多積石各瑀瑀石鍊之成鐵以作劍光明如水精案字或作昆吾也

司馬相如

曰瑛音古咸反功音勒皆次玉者駟瑛石武夫徐廣曰石案漢書音義曰玄厲黑石可用磨者漢書音義曰瑛石出鴈門武夫出長沙也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漢書音義曰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昆如蕙香草也本草云薰草一名蕙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莖魏武帝以此燒香今東下田有草莖紫似麻其華正紫也張揖云衡杜衡東下田有草生天帝之山案山海經云菜如葵自如藥蕙可以走馬博物志云一名土杏味亂細辛菜似葵故藥對亦以為以細辛也蘭秋蘭本草云芷一名菹埋蒼云齊菹

一曰買字林曰菹音昌亥反又音昌里反買音火高反本草又曰杜若一名杜衡今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莖紫皆有長毛古今名號不同故其所呼別也廣雅云烏蓬射干本草名烏蓬也司馬彪云芎藭似藁本郭璞云今歷陽呼為江離淮南子云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也

江離藁蕙諸蕙傳且徐廣曰傳音匹沃反蕙香草藁蕙並也似蛇床而香諸蕙甘柘也傳且藁荷也○索隱曰吳錄曰臨海縣開水中生江離正青似亂髮即離騷所云者是也廣志云赤菜紅葉則與張

司馬相如

勃所說又別案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樊光曰藁本一名藁蕙根名蕙芷藥對以為藁蕙一名江離芎藭苗也則芎藭藁本江離藁蕙並相似備是一物也傳音普各反且音子餘反漢書作巴且文穎云巴蕉也郭璞以為藁荷屬未知孰是其南則有平原廣澤及丘陵麻非音移案衍

壇曼索隱曰司馬彪云案衍疏下壇曼緣以大江限

以巫山郭璞曰巫山今在建平巫縣也其高燥則生葳蕤苞荔徐廣曰葳蕤音針馬藍也葳或曰草生水中華可食荔音力詣反草似蒲駟案漢書音義曰苞蕙也○索隱曰葳音斯郭璞云葳酸醬江東各烏葳折漢書作斯孟康云斯禾似燕麥廣志云涼州地生折草皆中國苗燕麥是也薛莎青

生藏葭蒹葭東薔離胡徐廣曰烏相國有薔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駟案漢書音義曰葭似葭而大也音煩其卑溼則

音義曰藏似亂而葉大葭葭尾草也蒹蒹也葭蘆也○索隱曰甲音婢甲下也郭璞云葭尾似葭蒹葭音兼加孟康云蒹

七十

史五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葭似蘆也郭璞云葭蔽也似藿而細小江東人呼為烏燕亂音五患反蔽音

敵廣志云東蕃子色青黑河西記云蓮藕菰蘆徐廣曰生

貸我東蕃償我白梁也雕胡謂菰米漢書音義曰菴問蒿也軒芋

蔣也蘆葦也菴藺軒芋菴草也○索隱曰郭璞云菴

藺子可療病也軒芋生水中今揚州有也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

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

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正義曰郭注山

而四脚小細頭有白嬰大者數十圍如生子如一海經云蛟似蛇

二斛瓮吞人鼉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以冒鼓瑋瑋

曰似黃鰹甲有文出南海可以飾器物也鼈龜其北則有陰林巨樹郭

曰林在山梗柎豫章郭璞曰梗柎也似梓柎葉似桑豫章

比陰地按温活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桂椒正義曰郭云

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別桂椒

可馬相如

而大白花而不著子藂生巖嶺間無雜木冬夏常青按今

諸寺有桂樹葉若枇杷而小光靜冬夏常青其皮不中食蓋

二色木蘭正義曰廣雅云似桂皮辛可食葉冬夏常

挂樹離朱楊徐廣曰離音扶庚反郭璞曰木蘭樹皮辛香

郭璞云朱楊赤莖柳生水攢掬擗栗摘抽芬芳

漫爾雅云擘河柳是也擢掬擗栗摘抽芬芳

音郭爾雅云擘河柳是也擢掬擗栗摘抽芬芳

抽樹有刺冬不凋葉青花白子黃亦二樹相非擢掬也其

上則有赤援蠃蝮徐廣曰音劬柔其下則有白虎

鱗鳥騰遠射干郭璞曰騰鳥名非也司馬彪云騰

曰孟康云騰遠鳥名非也司馬彪云騰其下則有白虎

遠蛇也郭璞云騰蛇龍屬能興雲霧

其下則有白虎郭璞曰

玄豹蝮蛇郭璞曰

○索隱曰應劭云玄豹音顏韋昭一兕象野犀

音索隱曰應劭云玄豹音顏韋昭一

兕象野犀正義曰兕狀

如牛象大

如牛象大

獸長鼻牙長一文俗呼為江援犀頭似後一角在額漢書無此一句窮奇曼延於是乃

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書

音義曰馴擾也駁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而駕之以當駟馬也乘雕王之輿靡魚

須之捷旃郭璞曰以海魚須為旃旃言捷弱也通帛為旃也曳明月之珠旗

漢書音義曰以明月珠綴飾旌建干將之雄戟漢書音義曰干將韓王劍師雄戟胡中有龍干

將所造也索隱曰應劭曰干將吳善冶者姓如淳曰干將鐵所出晉灼曰闔閭鑄干將劍應劭說是方言云戟中小子

刺者所謂雄戟也問風土記云戟為五兵雄也龍音巨案周禮冶氏為戈胡三之注云胡其子也又周禮圖謂戟反曲

下為左鳥喙之雕弓索隱曰張揖云黃帝乘龍上仙小弓羣臣抱弓而號故鳴鳥號見封禪書及郊祀志又韓詩

外傳云弓工之妻曰此弓是太山南鳥號之柏案淮南子云烏號拓桑其封堅勁烏捷其上將飛技勁復起操呼其上右

伐取其材為弓因曰烏號古史考風俗通皆同此說也

夏服之勁箭徐廣曰韋昭云夏夏昇也矢室名曰服呂射者又服箭之室故云夏服又夏后氏有陽子驂乘織

良弓各繫弱其矢亦良即繫弱箭服也

阿為御漢書曰義曰陽子倦人陽陵子織阿月御也韋昭陽字伯樂秦繆公曰善御者也或曰織阿美女姣好貌又樂

彥口織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月歷數度躍入月中因為月御也郭璞云織案節未舒索隱曰郭璞曰言頓轡也司

案節馬足未展故即陵狡獸麟郭璞曰馬彪云案轡而行得節故曰

日未舒亦為得也即陵狡獸麟軼野馬而轉駒駘徐廣曰

而青距虛即印印變文互言之稜天音銳駟案郭璞曰野馬如馬而小駒駘似馬轉車軸頭乘遺風

而射游騏漢書音義曰遺風千里馬爾雅曰騏如馬一角不

注曰秦始皇馬名韋昭曰騏如馬無角非麒麟之騏音携儵聃淩洌徐廣曰淩音

馬無角非麒麟之騏音携

司馬相如

力訥反駟案漢書音義曰皆疾貌

雷動燦燦至星流雲擊手弓不虛發

中必決眚韋昭曰在目所拍也洞曾達腋絕乎心繫獲

若兩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郭璞曰或

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傲欲受

訕徐廣曰訕音劇駟案郭璞曰訕疲極也訕盡也言獸有倦

遊者則傲而取之索隱曰司馬彪云傲遮也訕倦也謂

遮其倦者訕音劇訕音屈說文云訕

勞也燕人謂勞為訕微音古堯反殫睹眾物之變態

於是鄭女曼姬郭璞曰曼姬謂鄧曼姬婦人之摠稱也

理勇澤也如淳云鄭女夏鄭國出好女勇者其色

姬也勇姬楚武王夫人鄭被阿錫僕書音義曰阿細縵也

阿出徐廣曰榆音史正義曰榆曳也韋云紵雜

縵也徐廣曰榆音史正義曰榆曳也韋云紵雜

司馬相如

織羅坐霧縠郭璞曰言細如襲積褰縵紆徐委曲

鬱鬱橈谿谷漢書音義曰襲積簡也褰縮也縵裁也其縵

顏云此說非也褰積今之帛攝古謂之皮弁素積是也蘇林

曰褰縵縮蹙之也縵音則絞反音助革反裁音在代反曲

字林音立欲反粉粉裊裊索隱曰郭璞曰衣長貌正揚施郵

削徐廣曰施音施衣袖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削削裁非虫織

坐鬢徐廣曰織音艾駟案郭璞扶與倚靡郭璞曰淮

折摩地扶與倚委也正義曰輿音餘倚於綺嗚呶萃蔡

漢書音義曰嗚呶衣裳張起也萃蔡衣聲也索隱曰韋昭

云呶音呶甲反郭璞云萃蔡猶摧壞也正義曰呶火甲反

萃音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徐

千賄反郭璞曰綏所執以登車正義曰

曰錯音措或綵繞玉綬顏云下靡蘭蕙謂垂鬢也上拂羽

作錯紛翠蕤

蓋謂飛織也玉綬以玉飾綬也言飛織垂鬚錯雜翡翠之旌  
幡或繞玉綬也張揖云翡翠大小一如雀雉赤曰翡翠青曰  
翠博物志云翡翠身通黑唯翹前背上翼後有赤毛翠身通青  
黃准六翹上毛長寸餘青其飛則羽鳴翠翡翠然因以為

也縹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正義曰佛言似神仙也  
戰國策云鄭之美女粉  
白黛黑而立于巖  
不知者謂之神仙  
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獠獵也音遼

○索隱曰爾雅  
云宵獵曰獠  
般珊勃窣上金隄索隱曰般珊音匍匐上

揜翡翠射鷓鴣漢書音義曰鷓鴣鳥似鳳也○索隱曰  
郭璞曰似鳳有光彩音俊宜李  
彤云鷓鴣神鳥飛光竟大也

微矰出織繳施廣徐曰

弋白鵠連駕我鷲郭璞曰野鷲也駕音加○索隱曰爾雅  
連謂兼獲也抱朴子云千  
歲之鵠純白能登於木

雙鷓下玄鶴加郭璞曰詩云

也○正義曰司馬彪云鷓似鴈而黑亦呼為鷓括韓詩外傳  
云胎生也相鷓經云鷓壽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按弋雙鷓

同馬相如

既下又加玄  
鳥之上也  
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漢書音義

也畫其象於船首注南子  
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  
揚桂柁徐廣曰音曳駟案

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鈞紫貝郭璞曰紫質黑文也○  
正義曰毛詩蟲魚疏云

貝水之介蟲大者蚌音下郎反小者為貝其白質如玉紫點  
為文皆成行列當大者徑一尺小者七八寸令九真趾以為

人歌郭璞曰唱權歌  
也榜船也音謗  
聲流喝徐廣曰

水虫蚘駭波鴻

沸涌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手破破磔磔若雷

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郭

曰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纏乎淫淫班乎裔

裔郭璞曰皆  
羣行貌也  
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徐廣曰宋玉

陽雲之臺駟案郭璞曰在雲夢之中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郭璞曰勺藥五味也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將割輪淬自以為娛徐廣曰淬千內反駟案郭璞曰時時淬染也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郭璞曰言有惠況也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

司馬相如

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索隱曰有作階蘇林云階音渚小州曰渚謂東有大海之渚也南有琅邪郭璞曰山名在琅琊縣界○正義曰山名在密州東南百三十里琅邪臺觀乎成山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索隱曰張揖云觀闕也於山上築宮闕郭璞言在小遊觀乎之罘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牟平縣射獵其上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也射乎之罘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牟平縣射獵其上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也浮勃澥漢書音義曰海別枝名也○索隱曰案齊都賦云海傍曰勃澥水曰澥也邪與游于孟諸郭璞曰宋之藪澤名○正義曰周禮職方氏青州藪曰孟諸鄭玄云望諸孟諸也

七十五

肅慎為鄰

正義曰邪謂東北接之括地志云靺鞨國古肅慎也亦曰挹樓在京東北八千四百里南

去扶餘千五百里東及北各拓大海也

右以湯谷為界

正義曰言右者比向天子也海外經

云湯谷在黑齒北上有扶桑木水中十月所落張揖云日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

炅田乎青丘

正義曰服虔云青丘國東海東三里郭云青丘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

吞若雲夢

者八九其於曾不帶芥

索隱曰張揖云帶芥刺鯁也郭璞云言不

也若乃俶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

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

計正義曰禹為堯司空辨九州土地山川草木禽獸契為司徒敷五教主四方會計言二人猶不能名計其數然

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

又見客

索隱曰先生指子虛也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李善曰言見先生是賓客之也

是以

司馬相如

王辭而不能復

索隱曰郭璞曰復答也

何為無用應哉無是

公听然而笑

郭璞曰听笑貌也○索隱曰听音斷又音牛隱反

曰楚則失矣

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

以述職也

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言述所職見孟子

封疆畫界者非

為守禦所以禁淫也

郭璞曰禁絕注放也

今齊列為東藩

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

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

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

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

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

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

極郭璞曰西極國也○正義曰文頊云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云西至於幽國為極在長安西故言

右丹水更其南漢書音義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紫淵徑其北郭璞

曰紫淵所未詳○正義曰山海經云紫淵水出根者之山西流注河文頊云西河穀羅縣有紫澤其水紫色注亦紫在縣北於長

安為北終始霸產出入涇渭索隱曰張揖曰霸出藍田田西北而入涇渭亦出

藍田田谷北至霸陵入霸霸產二水盡於苑中不出故云終始也涇渭二水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開頭

山東至陽陵入涇渭水出隴西首鄠鄠潦滴郭璞曰皆

決○索隱曰張揖曰豐水出鄠縣南山豐谷北入涇渭鍋水在昆明池北郭璞云鍋水豐水下流也應劭云潦流也滴通

出聲也案張揖云滴水出南山姚氏云潦或作澆澆水出鄠縣北注涇滴水出杜陵今名沆水自南山皇子陂西北流注

昆明池入涇案此下文八川分流則從涇渭霸產豐鍋潦滴為八晉灼則云計從丹水以下至滴除潦為行潦九九從云

司馬相如

產以下為數凡七案今滴既是水名除丹水紫淵自霸以下通數適足八川是經營乎其內也又潘岳關中記曰涇渭霸

產豐鍋勞二商上林賦所謂八川分流也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

兮八川分流相背而異能郭璞曰八東西南北

馳騫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郭璞曰椒

丘丘各言有巖闕也見楚辭於亦州各蜀人云見方言○索隱曰服虔云丘丘名也案兩山俱起象雙闕故云椒丘之闕楚

詞曰馳椒丘丘多椒也徑乎桂林之中郭璞曰桂林林是也如海云丘多椒也汨乎渾流順

也過乎泱莽之野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汨乎渾流順

阿而下郭璞曰何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

曰穹隆犬石貌堆埼堆埼曲岸頭音祈沸乎暴怒洶涌滂漑洶音許勇反涌

音勇旁音浦橫反漑音浦拜反○索隱曰司馬彪曰渾淖洶湧跳起貌漑漑波相激也湧或作容漑或作滂渾淖







亦呼為登謂登草也姚氏云蓀草似鮮枝黃礫郭璞曰皆昌蒲而無脊也生溪澗中蓀音孫

隱曰張揖云皆草也司馬彪云鮮支即今支子或蔣茅青云鮮支亦香草也小顏云黃礫者黃屑木恐非也

頰徐廣曰字音伴駟案漢書音義曰蔣茅也字音三稜索隱曰頰音煩布獲閔澤延曼

大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郭璞曰香郁

郁斐斐眾香發越彤嚮布寫晡暖苾勃正義曰

於是在乎周覽泛觀瞻盼軋沕愛三音皆芳香之盛也詩云苾苾芬芬氣也

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索隱曰張揖云日朝出

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牯旄猯徐廣曰牯音丑人反助一作旄猯案郭璞曰皆不可分貌

整徐廣曰牯音容獸類也整音狸一音茅駟案郭璞曰旄猯牛模似熊痺脚銳頭犂牛黑色出西南徼外也索

司馬相如

隱曰郭璞云犂牛領有肉堆即今之犂牛也張揖云旄旄牛其狀如牛而四蹄生毛模白豹也似熊痺脚銳鬣骨無髓

食銅鐵音陌整音狸又音茅或以為猫牛毛可為鬃是也沈牛塵麋漢書音義曰沈

義曰塵似鹿而赤首圜題郭璞曰題額也所未詳窮奇象犀漢書

音義曰窮奇狀如牛而鬣毛其音如嗥狗食人也索隱曰郭璞云象大獸長鼻牙長一丈犀頭似猪車脚一角在頭也

其北則盛夏夏令凍裂地涉冰揭河郭璞曰言水漫凍不解地拆裂

也揭獸則麒麟角觠郭璞曰角觠音端似猪角在鼻上甚

索隱曰張揖曰雄曰麒麟雌曰麟其狀麋身牛尾狼蹄一角郭璞云麒麟似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京房傳

云麟有五綵腹下有黃色也張陶駘橐駝虫虫驛駘

駘駘驢騾正義曰駟駘挑徒二音橐音託駘徒河反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正義曰彌滿也跨猶騎也言宮館滿山又跨谿谷也高

廊四注重坐曲閣郭璞曰重坐重軒也曲閣閣道曲也華榱壁璫隱

司馬彪曰以壁為瓦之當也扶車道纏屬步欄周流

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間陸道中宿言長遠也夷嶽築堂累臺增

成巖突洞房郭璞曰巖山名平之以安堂其上成亦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在巖穴底為室潛通臺上

者○索隱曰服虔曰平巖山以為堂也張揖云重累而成之故曰增成突音一串反釋名以為突幽也楚詞云冬有突厦

室寒王逸以為復室也俛杳眇而無見仰攀掄而捫天奔星

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徐廣曰楯音食尹反○正

虹屈曲之虹拖謂中加於上也楯軒之義曰拖音徒我反顏云宛闌板也言室字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青蚪蚴蟻於東

箱正義曰蚴一乳反螺力糾反象輿婉蟬於西清漢書音義曰山出象輿瑞應車

也郭璞曰西清西箱清淨地也○正義曰婉蟬宛善二音顏云蚴螺婉蟬皆行動之貌也靈園燕於

司馬相如

間觀郭璞曰靈園淳園仙人名也○索隱曰張揖云靈園衆仙號淮南子云騎飛龍從淳園是也倭

佺之倫暴於南榮漢書音義曰倭佺仙人名也○索隱曰章昭曰古仙人姓倭列仙傳云槐

里採藥父也食松形體生毛數寸方眼能行速走馬也應劭曰南榮屋檐兩頭如翼也故鄭玄云榮屋翼也七誘云飛榮似鳥舒是也暴曲

僵卧日中也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槃

石板崖徐廣曰板音骨○索隱曰如淳曰板音振振盛皮也李奇云板整也整頓池外之屋音之忍反欽

巖倚傾差我磔磔徐廣曰我一作也磔音雜磔音五合反○索隱曰埤蒼云磔磔高貌也磔

音士劫反磔音揖反又字刻削崢嶸正義曰郭云珊瑚生水底石湯大

瑰碧琳珊瑚叢生正義曰郭云珊瑚生水底石湯大者樹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璿

玉旁唐索隱曰郭璞云旁唐言盤薄瑣端文徐廣曰瑣音赤瑕

駁索隱曰說文云駁玉之小赤色張揖曰赤玉也司馬彪云駁采點也音洛角反雜甫其

八十一



徐廣曰頻一作賓駟案郭璞曰落獲也胥餘似并閭并閭攪

也皮可作索餘未詳○索隱曰晉灼曰留闕未詳司馬彪云

胥邪樹高十尋葉在其末異物志實大如瓠繫在顛若挂物

實外有皮中有核如胡桃核裏有膚厚半寸如猪膏裏有汁

斗餘清如水味美於蜜也孟康曰仁頰攪也姚氏云仁頰

攪一名攪即仁頰也林邑記云樹葉似甘焦頰音賓攪檀

木蘭豫章女貞漢書音義曰攪檀檀別名也女貞木葉

墓後有攪檀樹也荆州記宜長千仞大連抱秀條直

都有喬木叢生名為女貞

暢實葉後茂攢立叢最倚連卷累危崔錯發翫

古委阮衡間珂徐廣曰發音拔駟案郭璞曰翫音委間音

字錯發翫者蟠戾相摻也阮衡間珂者揭孽傾敵貌也

垂條扶於落英幡纒郭璞

於猶扶疎也幡纒偏幡也音麗○紛容蕭蕭旖旎從

索隱曰皆飛揚貌也纒音所綺反

風旖旎猶阿那也

劉苾苾吸徐廣曰苾音栗○索隱曰郭

璞云皆林木鼓動之聲劉音

司馬相如

留苾如字出古

苾象金石之聲正義曰金

苾字吸音翁

正義曰廣雅云象筦長一尺圍一寸有六孔

無底筦謂之笛有七孔說文云筦三孔籟也

柴池苾虎徐廣曰

曰此木音差虎音多○索隱曰張揖云柴池

參差也苾虎不齊也苾音差虎音側氏反

旋環後宮雜

還累輯徐廣曰雜

被山緣谷循阪下隱視之無端

究之無窮於是玄猿素雌雌蠓飛鷗徐廣曰雌

駟案漢書音義曰雌似獼猴仰鼻而長尾攫似獼猴而大飛

鷗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顛飛也○索隱曰郭璞曰

蠓鼯鼠也紫毛赤色飛曰生一名飛生雌音贈遺之遺蠓音

誅玄猿猿之雄者黑色也素雌猿之雌者素色也攫音占約

反雌今狝尾端為兩岐天雨便以尾垂鼻兩

孔郭璞云攫色蒼黑能攫搏人故云攫也

蛭蝮蠓蛭徐廣曰

曰蛭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曰不成之山有飛蛭四

翼郭璞曰蠓蟻似獼猴而黃蝮未聞○索隱曰張揖云蛭蟻

也蠓蟻也蠓蟻獼猴也頰氏云蠓音塗卓反山海經云鼻塗

山下有獸似鹿馬足人首四角名為蠓蠓獼猴即此也字或作

八十四

蠖郭璞云蠖非也。上已有蠅，蠖此不應重見。又神異經云：西方深山有獸，毛色如猴，能緣高木，其名爲蠅。字林云：蠅音狄。

蛭，胡蒙蛇。徐廣曰：蛭音在廉反，似後黑身，穀音呼。

獸名。子也。○索隱曰：張揖云：蠅胡似獼猴，頭上有髮，要以後黑。郭璞曰：穀似融而大，要以後黃。一名黃要，食獼猴。蛭未聞，姓氏。

說文云：蠅，胡黑身，白要，若帶手，有長白毛，似掘板也。棲息。

乎其間，長嘯哀鳴，翮幡互經。正義曰：郭云互。

枝格，偃蹇抄顛。正義曰：天音妖，矯音矯，抄音弭，沼反。郭

也。於是乎踰絕梁。正義曰：張云：絕梁，斷橋也。騰殊榛。正

曰：榛，仕斤反。爾雅云：木叢生爲榛也。殊異也。

稀間。郭璞曰：踰，踰也。託鈞反。

騰走也。願云：言其聚散不常，雜亂移徙。

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

司馬相如

來宮宿館客，庖厨不徙，後宮不移。正義曰：詒文云：庖厨，屋室也。

玄注用礼云之，苞言苞也。苞，裹肉曰苞。苞，首也。後宮，內人也。言宮館各自有。

百官備具於是乎。

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鑿象六玉蚪。徐廣曰：以玉

璞曰：鑿，象山所出，輿言有雕鏤，蚪龍屬。

也。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

拖蜺旌。正義曰：張云：畫能

以縷爲旌，有似虹蜺氣。

靡雲旗。正義曰：張云：畫能

於旌，旌似云氣也。

前

皮軒後道游。郭璞曰：皮軒，革車也。或曰：即曲禮前，有士

師則載虎皮者也。道道，車游，游車皆見周

禮。

孫叔奉轡，衛公駮乘。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大僕公

也。孫賀也。衛公者，衛青也。大僕

御大將軍。

扈從橫行出平四校之中。郭璞曰：言跋扈

驂乘也。

矣。○索隱曰：晉灼曰：扈，大也。文穎曰：四者，一隨天子，乘輿也。

鼓嚴簿，縱獠者。漢

音義曰：鼓嚴，嚴鼓也。簿，鹵簿也。駮

謂鼓嚴於林簿之中，然後縱獠也。

江河爲陸，泰山爲槽。

郭璞曰擗望樓也因山谷  
車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後

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

生獵豹郭璞曰獵執車搏豺狼正義曰搏擊也杜林云

手熊罷正義曰張云熊犬身人足黑色罷大於熊黃白

也足野羊郭璞曰野羊如羊千蒙鷓蘇徐廣曰鷓尾也

云鷓鷃尾也蘇折羽也張揖曰鷓似雉雞聞死不知蒙蒙謂

覆而取之鷓以蘇為奇故特言之以成文耳鷓音昌决疑注

為鳥尾也袴白虎徐廣曰袴音袴郭璞曰袴謂絆絡被

縠文郭璞曰縠班衣索隱曰輿服志云也跨野馬索隱

乘之陵三變之危漢書音義曰三下磧歷之坻郭璞

也陸名也正義曰音進磧音淺水中徑陵赴險越壑厲

水推蜚廉郭璞曰飛廉龍雀弄解多漢書音義曰解

人若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王觸不直者可格瑕蛤鉗猛氏

得而弄也○索隱曰解音蟹多音丈炊反

漢書音義曰瑕蛤猛氏皆獸名○索隱曰晉禹曰蝦蛤闕郭璞

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說文鉗小

也音眉驥裏射封豕郭璞曰驥裏神馬日行万箭不

苟害解脰陷腦索隱曰張揖云脰項也陷弓不虛發

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翱翔往來睨

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索

曰浸潭猶漸舟也漢書作倏音謝盛反流離輕

禽就復狡獸轉白鹿捷狡兔徐廣曰轉音銳一作有軼赤電遺光耀

朴子云白鹿壽千歲滿五百歲色純白也

音微詳記云白鹿色若霜不與他鹿為羣



之所得獲徐廣曰鈞一作診也觀徒車之所轉轆正義曰轉轆也轆轆也

乘騎之所蹂若徐廣曰蹂音人又反人民之所蹈躡與其

窮極倦况徐廣曰况音劇驚憚憚伏不被割刃而死者

佗佗籍籍坵坑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

懈怠置酒乎昊天索隱曰張揖曰臺高上干皓天也之臺張樂乎

鞞鞞之字徐廣曰鞞音葛○索隱曰撞千石之鐘立

萬石之鉦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郭璞曰木

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漢書音義曰葛天氏

古帝王號也呂氏春秋曰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

歌○索隱曰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呂氏春秋云其

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逐

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

司馬相如

曰摠禽獸之極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徐廣曰川

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郭璞曰巴西閬

居其人皆剛勇好舞漢高募此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

各巴俞舞也漢書音義曰于遮歌曲名○索隱曰張揖曰禮

樂記云宋音宴女溺志蔡人謳負三人楚詞云吳誦蔡謳淮南負四人于遮曲是其意也文成顛歌郭

曰未聞也○索隱曰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其縣人善歌顛益州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顛即滇字族舉

遞奏徐廣曰舉一作居金鼓迭起鏗鎗鑼磬洞心駭耳

郭璞曰鑼磬音也○索隱曰鑼音也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

行之音馮郢續紛激楚結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

也○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以為節其舉促迅哀切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徐廣曰韋昭云狄鞮地名在河內出善倡者所以

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索隱曰郭璞云言恣

其觀也列女傳曰靡曼美色於後索隱曰張揖曰靡細

樂造爛漫之樂皓齒若夫青琴宓妃之徒漢書音義曰皆古神女名

也神女也如導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水遂為洛水之神宓音伏

妖冶媚都索隱曰郭璞云姣好也都雅也詩云姣人媠兮

絞說文曰媚雅也或靚莊刻飭便嬛倬約郭璞曰靚

作開漢書本作靚柔撓嬛嬛徐廣曰音娟○索隱曰柔撓嬛嬛皆骨體

也猶姁媚媚徐廣曰媚音乃冉反媚音弱○索隱曰媚

郭璞云媚媚細弱也拙獨繭之褊施徐廣曰拙音曳

顏曰細弱也謂骨體也眇閭易以戍削徐廣曰閭

司馬相如

戍削言如刻畫作之郭璞曰衣服婆娑貌○正義曰嫵曰

嫵媠微循郭璞曰反媠音先微音白結反音屑

與世殊服芬香漚鬱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且笑

的樂索隱曰郭璞曰鮮明貌也楚詞曰美人皓齒以媠又曰娥眉笑以的樂音樂也長眉連娟微

睇繇藐索隱曰郭璞曰連娟眉曲細也綿藐視遠貌也娟音一全反睇音大計反藐音藐色授

魂與心愉於側索隱曰張揖曰彼色來授我我魂往與接也愉音踰往也悅也二義並通於

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

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間無事棄曰順天道以

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

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隸墮

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正義曰實滿也言人滿陂池任采捕所取也虛宮觀而勿侈正義曰侈音乃亦

並發罷也勿令人居上之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

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

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駕

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圃正義曰六藝云言田獵訖則遍游六藝而

疾驅於仁義之道也驚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郭璞曰春

成敗明射狸首兼駒虞禮射義曰天子以駒虞為節諸善惡者射狸首為節駒虞者樂官備

也狸首者射會時也弋玄鶴建干戚載雲罕拚羣雅漢書音義曰大雅小

雅也○索隱曰張揖曰罕車也前有九旒雲罕之車說者以雲罕為旌旗皆非也且案中朝齒簿圖云雲罕駕駟不兼言

司馬相如

九旒罕車與九旒車別也拚捕也張揖曰詩小雅

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悲伐檀

索隱曰張揖曰其詩樂樂胥索隱曰毛詩桑扈云君子樂

刺賢者不遇明主樂樂胥胥受天之祐言王者樂得賢

材之人使在位故天與之福修容乎禮園正義曰禮所

威儀也翺翔于書圃正義曰尚書所以明帝王君臣之道也述易道正義曰

繫靜微妙上辨二儀陰陽中知人事下明地放怪獸正義曰張

理也言田獵乃射訖又歷涉六經之要也

獸不伏獵也登明堂坐清朝正義曰明堂有五帝廟

處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正義曰言

無不受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

喟然興道而遷義索隱曰漢書作焘然刑錯而不用

德隆乎三皇功美於五帝索隱曰司馬彪云若此

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索隱曰：抗，音五。官反。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圍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索隱曰：郭璞云：愀，變色貌。音作酉反。超若自失，遂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

司馬相如

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索隱曰：大顏云：不取其奢者，靡麗之論，唯取終篇歸於正道耳。小顏云：刪取其詞而說者，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剋，失其意也。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隸中，徐廣曰：羌之別種也。音扶逼反。○索隱曰：張揖曰：蒙故鄯陽令，為郎中使。行略取之。文類曰：夜郎，中皆西南夷。後以為牂牁，犍為二郡。棘音步。發巴蜀吏卒千人，索隱曰：案巴郡又多为發北反。轉漕萬餘人，用興法，漢書曰：用軍興法也。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

五十一

史五十一

三十一

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索隱曰：文南海郡理也。弔至也。東伐閩越後至番禺，故言右至非也。案姚氏弔讀如字。小顏云：兩國相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爾非訓至也。南夷之君西轅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正義曰：喁，五恭反。曰向上也。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索隱曰：賈逵云：賓，伏也。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

司馬相如

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索隱曰：張揖曰：之衆興制，謂起軍法。誅渠帥也。案唐蒙為使而用軍興法，制故驚懼蜀人也。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音義曰：烽如覆米，籩縣著桔槔頭有冠，則舉之。燧積薪有冠，則燔然之。○索隱曰：字林云：籩，澆米穀也。音一六。反。案要云：籩，折箕也。烽，見敵則舉燧。有難則焚烽，主晝。燧，主夜。皆攝弓而馳，索隱曰：攝音女煩反。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

九十一

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

封析珪而爵索隱曰如淳曰析中分也位為通侯居

列東第索隱曰列甲第在帝城東故云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

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

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

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

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耻

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

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

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

同焉相如

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

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

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

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索隱曰重猶難也已親見近縣恐

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漢書

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巴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

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

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索隱曰案巨萬猶萬萬

日弄法萬萬為億是小數也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索隱

九十一

曰案謂公是時印符之君長  
索隱曰文穎曰印者今為

卿所言也  
印都縣符者今為定符縣

皆屬越  
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

臣妾請吏比南夷  
索隱曰謂請置漢吏  
天子問相如

相如曰印符冉駝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

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

南夷  
索隱曰張揖曰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晉灼  
曰南夷謂犍為牂牁也西夷謂越雋益州也  
天子

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  
索隱曰四百石五  
歲遷補大縣令  
建節

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  
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  
初元年為大鴻臚卿也

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

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  
索隱曰案

司馬相如

亭吏名亭長弩矢合是亭長負之今縣令自負矢則亭長當

負弩也且負弩是守宰無定或隨時輕重耳按霍去病出擊

匈奴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又魏公子救趙擊秦

秦軍解去平原君負爛矢迎公子於界上是也  
蜀人以為

寵  
索隱曰華陽國志云蜀大城北十里有升仙橋送客觀  
於

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

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

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印符冉駝斯榆之君

皆請為內臣  
索隱曰鄭氏斯音曳張揖云斯俞才人前國也

除邊關關益斥  
索隱曰張揖  
西至

沫若水  
索隱曰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  
也若水出犍牛徼外至犍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

絲有沫水音

南至牂牁為徼

索隱曰張揖曰徼塞也

通

零關道

徐廣曰越雋有零關縣

橋孫水

章昭曰為孫水作橋

以通邛都

索隱曰張揖曰徼塞也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

之不敢索隱曰案業者本也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乃著書籍以蜀

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

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

載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德茂存乎六世正義曰高祖惠帝高威

武紛紜湛恩汪濊索隱曰章昭云湛音沉君羊生澍濡洋溢

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索隱曰攘却也音女

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丹從驍定笮存邛略

斯揄舉苞滿索隱曰服虔云夷種也滿也或作蒲也結軌還轅索隱曰張

軌車迹也索隱曰張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

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

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系勿絕而已索

曰案羈馬絡頭也縻系牛綱也漢官儀云馬云羈牛云縻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

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

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

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

九十五

司馬相如

西棘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索隱曰：張若曹之言也。包愷音一故反。又音烏烏者安也。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索隱曰：索常人也。見之以為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司馬相如

索隱曰：張揖云：非常之事，其本難知，眾人懼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陴隘，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沈贍菑。徐廣曰：漉一作灑。索隱曰：鹿音鹿。菑音災。漢書作灑。沈，沈澹。災，解者云：灑分也。音所宜反。澹，安也。沉，深也。澹音徒斬反。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索隱曰：索謂非獨人勤，禹亦親其勞也。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皮膚，不生毛。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肢，種也。一作腠。音奏。膚，月。躬也。戚，湊理也。韋昭曰：肢，肢中。小毛也。胝音真。尸反。莊子云：禹胝無肢，胫不生毛。李頤云：肢，白肉也。音蒲。未反。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躡？索隱曰：孔文祥云：委瑣，細碎握。礙，局促也。拘文牽俗

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閱議創  
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  
乎參天貳地索隱曰案天子比德於地是二地也地與已并天為二是參天也故禮曰天子與天地參  
是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毛詩傳曰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  
濔衍溢索隱曰案浸濔猶漸浸也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  
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  
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  
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  
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

司馬相如

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纍  
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  
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  
慕若枯旱之望雨蠶夫為之垂涕徐廣曰蠶音矣索隱曰張揖  
或作疾蠶古矣字云狼戾之去也字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  
討疆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  
鱗集仰流索隱曰二方謂西夷印願得受號者以億  
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徼祥柯鏤零山梁  
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  
撫長駕使䟽遯不閉索隱曰遯遠言其䟽遠者不被閉絕也阻深闇昧

得耀乎光明索隱曰且深漢書作勿爽三蒼云勿爽早朝也留音味索子林又音忽也以偃

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

徐廣曰提作提音支○索隱曰說文云提安也音市支反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

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

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

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

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索隱云張揖云合在於憂勤佚

樂之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

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駟案韋昭曰咸同於五帝登三王之上○索隱曰

李奇曰五帝之德漢北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故云減五登三此說亦也虞喜志林云相如欲減五帝之一以漢盈之

司馬相如

然以漢為五帝之數自然是登於三王之上也今本減或作咸是與韋昭之說符也觀者未睹指

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

乎數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

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

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

遷延而辭避索隱曰案敞罔失容也靡徙失正也其後人有上書言相

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

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

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間居不慕

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盤屋縣東南三里土

起以宮內有長 是時天子方好自擊能彘馳逐野

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

能者故力稱烏獲索隱曰張揖曰秦武王力士本龍文鼎者也捷言慶忌

索隱曰張揖曰勇期賁育正義曰賁音奔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

狼殺怒吐氣聲音動天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

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

之獸索隱曰廣雅云卒駭不存之地索隱曰謂所不慮而猛獸駭發

也犯屬車之清塵蔡邕曰古者諸侯武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

力不得用吳越春秋曰羿傳射於逢蒙○索隱曰枯木朽

司馬相如

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

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

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街楸

之變徐廣曰楸音巨月反鉤逆者謂之繫矣○索隱曰張揖曰街馬勒街也繫駢馬口長街也周迂輿服志云

鉤逆上者為繫繫在街中以鐵為之六如雞子蓋鐵論云無街繫而禦捍馬是也而况涉乎蓬

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

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

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

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

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

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

索隱曰張揖曰畏簷

邊也近堂邊恐其墜墜也非謂畏簷瓦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

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

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宜春

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社之南始

皇本紀云葬二世社南宜春苑中按今宜春宮見二世陵故

作賦以哀也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

索隱曰陂音何反也徒何反

坐入曾宮之望我

地之長阪兮

音義曰全並也○索隱曰臨曲江之澧州兮

漢書曰音義曰澧長也苑中有曲江之

象泉中有長洲也○索隱曰澧音祈澧即研字謂曲岸頭也

自宮閣路今猶謂之曲江在社陵西北五里又三輔舊事云

樂游廣在西北是也均王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

同馬相如

通谷

澌兮

澌

澌音力工反○索隱曰澌古江反晉灼曰澌或作澌長大貌也

澌澌兮澌澌兮

澌澌兮澌澌兮

澌澌兮澌澌兮

澌澌兮澌澌兮

節容與兮蹙帟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

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

墳墓蕪穢而不脩兮塊無歸而不食憂邈絕而

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侏精罔閱而飛揚兮拾九

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如拜為孝文園令

索隱曰百

官志云陵園令六百石掌按行掃除也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

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糜菴臣

一百

史記五十二

六

嘗為大人賦索隱曰張揖曰大人喻天子向秀云聖人在

之也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山

澤間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間音持全

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山澤間索

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間音持全反形容甚臞

小顏及劉氏並作儒讀云儒柔術士之稱非也

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

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

竭輕舉而遠游索隱曰大厚曰武帝云誠得如黃帝垂

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

司尚相如

兮總光耀之采旄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

也總係也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為葆者垂旬始以為幬兮

鬚漢書音義曰旬始氣如雄雞懸於葆下以為掉指指橋

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

攬攬擿以為旌兮正義曰天官書云天攬

靡屈虹而為網漢書音義曰網翳也以斷

紅杏渺以眩溼兮眩音眩溼音麪晉灼

涌而雲浮漢書音義曰旬始屈虹氣色紅杏渺眩溼閭真

駕應龍象輿之蠶略透麗兮

驂赤螭青蚪之螭蛟蛇低仰天矯据以驕駘

云紅赤色貌杏渺深遠驂赤螭青蚪之螭蛟蛇低仰天矯据以驕駘

兮。詘折隆窮。

索隱曰張揖曰據直須也驕驚縱恣踴以也據音據驕音居召反驚音五到反

連卷。

索隱曰韋昭曰蠖龍之形貌也音起碧反連卷音董卷

沛艾赴蟻乞以佻

擬兮。

漢書音義曰赴蟻申頸低仰也擬不前也○索隱曰張揖曰赴蟻牙跳也赴音居勿反蟻音許救反乞舉頭也

佻音魚乙反俗音勅吏反擬音魚吏反

放散畔岸驤

以屏存顏曰馬仰頭其

兮。網繆偃蹇怵鼻以梁倚。

徐廣曰蛭蟻尔前尔郤也

輻鳥高反轄音曷綱一作雕龜音他略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怵鼻走也梁倚相著也○索隱曰張揖曰蹇蹇疾行互前却

也輻轄搖目吐舌也蹇音褚栗反蹇音褚栗反輻音過轄音曷蛭音徒弔反張揖曰偃蹇却器也廣雅曰偃蹇天矯也韋

昭曰龜音答畧反相如傳云修鼻遠去鼻袂也糾蓼叫鼻踴以般路兮。

徐廣音介至也○索隱曰蓼音了鼻音五到反小顏云叫鼻高舉之貌踏音徒答反般音魚三倉云踏著地孫炎云般占界字

同馬相如

也。蔑蒙踴躍騰而狂趨。

漢書音義曰蔑蒙飛揚也趨走莅颯卉翦

熂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

漢書音義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者

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也。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

張云泉飛山谷也。在崑崙山西南悉徵靈園而選之兮。部乘眾神於

瑶光。使五帝先道兮。

漢書音義曰仙人陵陽子明也反太一而從陵陽。

漢書音義曰天官書云中官天極也。左玄冥而右含雷。前陸離而後滴湟。

漢書音義曰皆神名斯征北僑。

徐廣曰燕人

也。○索隱曰：應劭曰：廝役也。張揖曰：王子喬也。漢書郊祀志：作正伯僑，比當是別人，恐非王子喬也。而役羨

門兮。正義曰：張云：羨門，碣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屬岐伯使尚方。徐廣曰：岐伯，黃帝臣。

駟案：漢書音義曰：尚主也。祝融驚馬而蹕御兮。正義曰：張伯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

龍應火正也。火正祝融，警蹕清氛氣也。清氛氣而後

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綵雲蓋而樹華旗。索隱曰：綵音祖，內反。

如淳云：蓋有五絲也。使勾芒其將行兮。正義曰：張云：勾芒，東方青龍顏云：將行領從者也。

吾欲往乎南嶽，歷唐堯於崇山兮。過

虞舜於九疑。正義曰：張云：崇山，狄山也。海外經云：狄山，帝堯葬其陽，九疑山，零陵營道縣所葬處。

紛湛湛其差錯兮。索隱曰：湛音徒，感反。雜還膠葛以方馳。索隱曰：葛，驅馳也。

騷擾衝蕤，其相紛如兮。索隱曰：衝音昌，勇反。蕤音息，冗。

葛驅馳也。騷擾衝蕤，其相紛如兮。索隱曰：衝音昌，勇反。蕤音息，冗。

司馬相如

反滂淖決，軋灑以林離。鎮羅列聚叢，以龍茸兮。

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徐廣曰：壇音坦。徑入雷室之砰磷鬱

律芳，洞出鬼谷之崑壘。鬼磈漢書音義曰：鬼谷，在北

辭曰：贅鬼谷於北辰也。○正義曰：崑口骨反，壘音力。鬼谷，在北

罪反，崑音烏，迴反。磈音回，張云：崑壘，鬼磈，不平也。徧臨見

八紘而觀四荒，方竭渡元江而越五河。正義曰：顏

河也。仙云：紫碧絳青黃之河也。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正義曰：姚丞

云：崑崙之岳，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物然，括地志云：弱水

有二原，俱出女國北阿得達山。南流會于國北，又南歷國北

車去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乘舟不可。流入海，阿得達

山一名崑崙山，其主為主，在雍州西南一萬五千三百七十

里。又云：弱水在甘州張掖縣南山下也。抗絕浮渚而涉流沙。漢書音義曰：總極葱嶺山

也在西成中也。奄息總極，汜涇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

徐廣口嫗一作貽駟案漢書音義曰靈嫗女嫗也馬夷河伯字也注南子曰馬夷得道以借大川○正義曰姓馮名夷以庚日溺死河常溺死入好時若愛愛將混濁子乃昇賢正義曰應云昇賢天神使也章云雷師也

誅風伯正義曰張云風伯字飛廉而刑雨師正義曰沙州有雨師何西望崑崙之軌

正義曰張云海內經云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九井以玉為檻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括地志云在崑崙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十六國秦云後魏昭成帝建十年涼張駿酒泉太守馬岌上

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或幾鑄飾煥若神宮又刪丹西河名云

弱水禹貢崑崙在臨差之西即此明矣括地志云又阿僂建山亦各建山達山亦名崑崙山恒河出其南吐師子口經天

終入達山為水今名為解海出書於西北隅吐馬口經安息大積石山至華山北東入海其三河去山入海各三萬里

此謂大崑崙肅州謂小崑崙也禹本紀云河出崑崙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

隱辟為光明也 沕泐忽子直徑馳乎三危也○正義

司馬相如

曰括地志云三危山排閭闔而入帝宮焉正義曰韋云閭闔天門也

淮南子曰西方曰西載玉女而與之歸正義曰張云玉女青要乘弋等

也舒閭風而搖集兮正義曰張云閭風在崑崙閭闔之中楚辭云登閭風而漉馬也元

鳥騰而一止漢書音義曰亢然低回陰山翔以紆曲

兮正義曰張云陰山在十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矐然

白首徐廣曰矐音下沃反○索隱曰矐音鶴○正義曰張云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髮矐然白首石城

載勝而穴處兮郭璞曰勝一勝也○正義曰顏云勝代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

也赤幸有三足鳥為之使正義曰張云三足鳥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昆

墟之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

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會食幽都

呼吸沆瀣。狼朝霞兮。唯咀之英兮。幾瓊華。徐廣曰瓊華玉英

音折小食也。駟案媼侵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

徐廣曰媼音蠡。索隱曰漢書媼作襟襟仰也音禁媼音錦反。貫列缺之倒景兮。涉

豐隆之滂沛。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閃也。倒景曰在下。正義曰張云豐崇雲師也。淮南子云季春三月

豐崇乃出以將雨接豐馳游道而循降兮。正義曰游游車也。道道車

也。脩長也駑遺霧務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

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

漢書音義曰玄闕北極之山。寒門天北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

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悄恍而無聞。乘虛無而

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徐廣曰假音古下反至也相如既奏大

司馬相如

人之須。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

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

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

所忠往。正義曰姓所名忠也。風俗通姓氏云漢書有諫大夫所忠氏而相如已死。

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

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

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

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

古之初肇。自吳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

徐廣曰撰一作選。索隱曰文穎曰選數也。率邇者踵武。徐廣曰率循也。邇近也。武迹也。循省

世近之遺迹。○索隱曰：言循覽近代之事，則踵蹈者可知也。

近代之事，則踵蹈者可知也。○徐廣曰：逃遠之風聲。○索隱曰：風聲，風雅之聲也。

紛綸，歲難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胡廣曰：紛亂也。○徐廣曰：張揖曰：亂貌。○續韶

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

相繼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罔若淑而不昌，疇

逆失而能存。○徐廣曰：若順也。○罔案：韋昭曰：疇，誰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亡。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

傳，維見可觀也。○索隱曰：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

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

戎，文王改制，爰周邛隆。○徐廣曰：邛，孟字誤。○皇南謚曰：宅程，孟子稱文王生於單程，或者邛字宜為程乎。○或為胙，北

地有邛邛縣，胙大也。○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邛至也。○索隱曰：爰於及也。○邛大也。○盛也。○樊光云：邛可見之大也。○徐

及皇甫之說皆非也。○以言文王改制及周而大盛也。○大行

越成。○漢書音義曰：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道德大

行也。○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徐廣曰：周之王四

乃絕駟案：韋昭曰：無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

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

濛濛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

也是以業隆於緜祚，而崇冠于二后。○漢書音義曰：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致太極，厥所元終，都攸

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道成法易故也。

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致太極，厥所元終，都攸

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道成法易故也。

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致太極，厥所元終，都攸

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道成法易故也。

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致太極，厥所元終，都攸

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道成法易故也。

司馬相如

卒漢書曰義曰都於卒終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

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遂

涌原泉章昭曰漢德逢涌如泉原也○索隱曰張揖曰逢

曰自此已下論漢家之德也遇也喻其德盛若遇泉原之流也又作峯讀胡廣

音布上暢九坂下泝八埏徐廣曰音衍嗣案漢書音義曰暢連坂重也泝流也埏若八埏

地之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際也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

橫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闊泳沫漢書音義曰邇近原本也

迥遠闊廣也泳浮也恩德北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首惡湮沒闇昧昭哲漢書音義曰微

減闇昧喻夷狄皆化昆蟲凱澤回首面內音昭曰微

後困騶虞之珍羣微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微也麋鹿得其

司馬相如

奇怪者謂獲白麟也道采一莖六穗於苞徐廣曰道采瑞禾也嗣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

苞厨以供祭祀○索隱曰鄭德云道采澤水說文嘉禾一名道采字材云禾一莖六穗謂之道采也犧雙貉共

抵之獸徐廣曰抵音底嗣案漢書音義曰犧牲也貉角也

獲周餘珍收龜干岐徐廣曰一作放龜駢案漢書音義曰餘珍得周鼎也岐水名也招

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而登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

志曰紫黃湛河不下來余吾淫注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索隱曰服虔云乘龍四龍也翠黃孟說是也周書云乘黃似狐背上

鬼神接靈囿實於間館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

靈囿為實旅於閑館矣鄭朴曰靈囿仙人名也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

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

休之以燎索隱曰杭舟也胡廣云武王渡河白魚入王舟俯取以燎隕墜之於舟中也微夫斯

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惑乎

漢書音義曰介大白山也言周以白魚為

禘登太山封禪不亦惑乎

進讓之道其何爽與

徐廣曰爽差異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進周

也漢漢也言周未可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封禪為讓也於是

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德

漢書音義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

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

見

徐廣曰不但初顯符瑞而已蓋將終以封禪之事○索隱曰文穎云不獨一物初創見也胡廣云符瑞眾多應期相

繼而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

徐廣曰以況受上天之榮為名號○索隱曰案本或作望華蓋華蓋星名在紫微大帝之上今害望聖帝之臨幸也義亦兩通而孟康服虔注本皆幸下有華字而虞摯流別集則唯云幸幸當是也於義亦通直以後人見幸下有蓋字又幸字似華故因

司馬相如

疑惑遂定華字使誤也文穎云蓋合也言考合前代之君揆其榮而相比況以為號也大顏云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况賜榮名也於義為極然其文云蓋詞義典質又上與幸字連文致令有華蓋之謬也

儲社將以薦成

徐廣曰以眾瑞物初至封禪慶薦之上天告成功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慶成

義亦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

徐廣曰挈猶言垂也駟案

韋昭曰挈缺也三神上帝泰山梁父也○索隱曰徐氏云挈猶垂非也應劭缺作絕李奇韋昭作缺意亦不遠三神如淳謂地祇天神山嶽也與韋不同

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大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

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

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

漢書音義曰太

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

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畢代而絕也說者尚何稱於後

而云七十二君乎索隱曰言百封

夫禪之帝王是各並時而榮貴盛有濟世之勳而屈者謂言

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索隱曰文穎云越踰也

為苟進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

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

者之不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

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

采錯事徐廣曰錯音厝駟案漢書音義曰采官也使諸儒

猶兼正列其義我較飭敬文作春秋一藝

設曆其事業者也

司馬相如

徐廣曰校一作校校猶拂也音廢也駟案漢書音義曰春秋

述大義將龍襲舊六為七韋昭曰今漢書增

為一經徐廣曰據一作據臚臚叙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

波蜚英聲騰騰茂實索隱曰胡廣曰飛揚英偉前聖之

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索隱曰案謂

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於

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

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

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四章之頌也大澤

之獸以下三章言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

符瑞廣大富饒也

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油然而雲沛然下雨

生不畜徐廣曰徐音色蔭反○索隱曰嘉穀六穗我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滂瀝何

穡曷蓄徐廣曰何所畜邪嘉穀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

之徐廣曰古布字作專○索隱曰胡廣曰汎普也言兩澤非備於我普遍布散無所不獲也

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韋昭曰名

君乎君乎侯不邁哉索隱曰小顏云侯何也邁行也言君何不行

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索隱曰案般般文彩之貌也音班胡廣曰謂騶虞也白

質黑章其儀可嘉收收睦睦君子之熊徐廣曰收也能一作熊騶案漢書音義曰音曼和貌

歆塗靡蹤天瑞之徵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也蓋自天降瑞不行而至也茲亦

司馬相如

於舜虞氏以興索隱曰文穎曰舜百獸率舞則騶虞亦在其中也濯濯之麟

游彼靈時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游靈時也○索隱曰詩人云鹿鹿濯濯注云濯濯嬉遊也

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

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索隱曰胡廣曰宛宛屈伸

也采色炫燿煇炳輝煌徐廣曰燿音晃輝音鬼正陽顯見覺

寤黎丞索隱曰文穎云正陽陽明也謂南面受朝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

乘索隱曰如淳曰書傳所載揆其比類以為漢土德黃龍為之應見之於成紀故云受命所乘也歆之有

章不必諄諄徐廣曰諄止純反告之丁寧騶案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

依類記寓諭以封巒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言也

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

禪

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  
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  
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大也司馬相如既卒徐廣曰元狩五年狩五岳  
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正義曰嵩高城縣西北在兗州博至梁父禪肅然  
徐廣曰泰山在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蘇建也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  
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

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

河陽之屬○索隱曰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易本隱之以義彰而文微若隱公見弑而經不書諱之也

司馬相如

顯

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著也○索隱曰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見至隱也易以天道接

人事索隱以之明顯也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

韋昭曰先言王

公大人之德乃後及衆庶也○索隱曰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衆民者也

小雅譏小

已之得失其流及上

韋昭曰小雅云人志狹小先道已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

○索隱曰張揖云已詩人自謂也已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也故詩緯云小雅譏已得失及之於上也

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

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

雄以為靡非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

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

篇

索隱述贊曰

相如縱誕

竊貨卓氏

其學無方

其才足倚

子虛過吒

上林非侈

駟馬還印

百金獻伎

惜哉封禪

遺文悼爾

史記所載伯肆拾伍字

注萬捌仟捌伯貳拾字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二百二十七

